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韓非子卷十八

元　何犿　註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説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而士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

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劒攻殺暴慠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讇讒之民也此

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偽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虚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為政猶沐也雖有弃髪必為之愛愛弃髪之費而忘長髪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痤者痛飲藥者苦為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令上下之接無父子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郄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

人主之過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思詐而誣也故明主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强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

以霸王矣

大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筴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

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推行也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令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為

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者此非特無術也又

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智之分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内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

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弃

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輕罪之為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為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財貨足用財貨

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則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懦治則肆於為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明矣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為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

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天子而桀未必以為天子為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禄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

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别也授之以舉組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舉組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為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為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

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八說第四十七

為故人行私謂之不弃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弃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謂之得民不弃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

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必信也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為潔其身因

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惛處治事之官而爲其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法術倒言而詭使參聽無門戶人莫能測也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爲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能行之不可以爲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

察也千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死若木之枯也華角赴河雖賢不可以為耕戰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能盡其辯焉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令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脩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

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産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銛言國軍器方楯也言搢笏之議干戚之舞與夫方楯鐵銛不相稱適也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槖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

銚而推車者（銚音尭壓屬銚音挑銚耨剗削之器也以壓為銚即推輪也上古摩壓而耨也）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難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

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乗乗謂其半也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弃髮除者傷血肉為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益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為人多少衡不能為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

枉法吏不敢為私利貨賂不行者是境内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不可先以愛養之也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

故謹於聽治富强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為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虚惠以説民此勸飯之説勸飯之説明主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操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决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决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决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饑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令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鼷鼠同

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有上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已不可得也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偽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第四十八

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術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不可測也其用人也鬼如鬼之陰密天則不非既高不測誰能非之鬼則不困既陰密誰能困之勢行教嚴逆而不

達雖逆天下不敢違此勢之用也毀譽一行而不議毀譽一行而天下不敢議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私家不害公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

因情一曰狀智

二力不敵眾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用君之一人之智力不如任眾而用國也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

則有過下君盡已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取一聽則毋墮壑之累故使之諷諷定而不怒是以言陳之由必有筴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成敗有徵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懸乎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

則君神君神則下盡下盡則臣上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主道一曰結智

三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異為同者刼與共事者殺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主母君幼稱制后姬子姓則強庶逼兄弟則公子擅國大臣代主執物者顯賢則虛名揜君任吏責臣主母不放廢亂軏責於臣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不令庶子貳嫡也權籍不失兄弟不侵擢柄國籍不失於下也下不一門大臣不擁

（不令一門專制則不得權）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外內也外曰畏（外臣行威物皆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誅其親暱重帑則外不籍矣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宄塞矣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責帑固也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姦邪窮於固忍不制則下失小不除則大誅名實當

則徑之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姦也緊曰詭詭曰易易均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僇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徼幸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踦曰卷禍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脫易不自神曰彈威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廢置之事生於內

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内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亡之道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内若藥

起亂一曰亂起

四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參必折揆伍必怒不折則瀆上不怒則相和折之徵足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而賞異也誅罰而罪同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

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埶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舉往以悉其前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握明以問所闇詭使以絶黷泄倒言以嘗所疑論反以得隂姦設諫以綱獨爲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未見作鬬以散朋黨深一以警衆心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知罪辟罪以止威隂使時循以省衷漸更以離通比下約以侵

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令約其辟吏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立道

五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故明王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鄰謁過賞失過誅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

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為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言之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吶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籍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

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辯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說大而誇則窮端故姦得而怒無故而不當為誣誣而罪臣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博論以内一人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徵衆諫以效智使君自取一以避罪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無副言於上

以設將然令符言於後以知謾誠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行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

聽法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闇也上闇無度則官擅為官擅為故奉重無前奉重無前則徵多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能任事則取之）賢於官（能守官則贊揚之）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勢足以行法奉足

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任事者毋重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為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内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類柄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狠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賕紋之政（務為貨賕）是以法令隳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賕紋以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為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

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韓非子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韓非子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張　鈞

韓非子卷十九

元　何犿　註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五蠹第四十九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

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在扶世急也）不法常行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兎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兎兎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

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女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羮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股無胈脛

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谷水難得故節以水相遺也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澤者苦水故買人功使決竇也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幼弟可惜猶不饟之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

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

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距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

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寛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馯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

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

奚遽不亂令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脩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説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盖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為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

南面君國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懐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説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也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

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金銷爛雖多跖弃而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

主施賞不還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毁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令則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令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有廉隅之人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

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劒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

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

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為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愛之説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劒之屬舉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

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

者必待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

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為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禄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孫呉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

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劒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

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强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强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强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地效

壐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壐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强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强則以外權市官於内救小則以内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

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矰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强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責於外内政之修也令不行法術於内而

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强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强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朞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

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强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内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故計皆就安利皆辟危窮令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

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遊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賈不卑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藉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劒者聚徒屬立

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内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

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

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襍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

子之議設不鬭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寛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寛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寛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襍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内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儀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

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

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劒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鬭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鬭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

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聽於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而官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令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

之聽聆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劒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

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强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闗内之矦雖非吾行吾

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内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也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

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令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悦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説也有度之主弗受也

故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令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歲萬歲千歲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令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

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病不治則加痛也不搧痤則寖益謂癰也䨼㾫而潰之披䨼也剔首搧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

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内教戰陣閱士卒并力疾闘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欲以擊禹也）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

韓非子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韓非子卷二十

元　何犿　註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忠孝第五十一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為是而法

之是以有亂君有曲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君湯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為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為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

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為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造愁貌也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

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然則有道者進不為臣主退不為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為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為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耳豈得利哉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

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亂世絶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舜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内不為家亂世絶

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願夭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為烈士者雖衆獨行取異於人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為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數出於無用者天下謂之察臣以為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

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為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强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為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是誹謗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其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為忠臣古者黔首悗密蠢愚悗忘情貌故可以虛名取也令民儇詞智慧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

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罰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三者殆物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為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為刑禁也然為太上士不設賞為太下士不設

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正五霸不待從橫而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所謂

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令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而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令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

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令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塗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塗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

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王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劒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入因與近習論其

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時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昔關龍逢説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于屬鏤此三子者為人臣非不忠而説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於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

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飭令第五十三

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王能參驗五里然後斷定其罪如此者王也以九里斷者既王且彊宿治者削宿置也若委置其法則必削以刑治以賞戰厚禄以用術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物多末衆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

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雖受不多然當無則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禄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此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不攻必當朝廷之事小者不毀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是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

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其能勝其害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莫負乘宫之責於君内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輕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

必削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禁先其本者治

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强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强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强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力者大

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也法與時移而禁與治變能越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開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

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闕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第五十五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禄制則法必嚴以重之

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惡刑罰上掌好惡以御民力事實不宜失矣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為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為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以異為分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

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為務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道奈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則使相闚奈何曰蓋里相坐而已（同里有罪罪必相坐）禁尚有連於已者理不得相闚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闚者多也如此則慎已而闚彼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任保也同）

里相保之人則坐之故曰任坐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而得人之情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畸攻之循約者難知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是以刑賞惑乎貳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姦根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為畧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

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僇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故實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韓非子卷二十